

第三百八十六種

晦菴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

宋朱熹撰

宋刻本

六十四冊

續

宋集別集

3329

明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申請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
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內十
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府見行措約間日糶濟
數目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餘亦係慮
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得此則不唯使
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憂勞憫惻之意
竊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不足充虛接力不



能作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上貽當守宵旰之憂
或恐豐且儲見在米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即乞且
撥十四萬兩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
例作逐日糶糶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細計價錢付熹
前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糶
廣米接續糶濟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
令項椿管申取朝廷指揮實為利便伏望鈞慈早
賜敷奏應副施行

乞禁止遏糶狀

契勘紹興府婺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

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萬兩
接續濟糶緣本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糶熹今
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
通最為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糶及印榜遣
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竊慮
逐州縣不體鄰路飢荒之急故行遏糶及客人應
募般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邀阻妄作名色轉
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
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
令諸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

三日聖旨勘會淳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
江東湖北旱傷全藉鄰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
聞得熟州郡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
付諸路帥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遇
糴如敢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
稅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等
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
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收錢

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罪施行庶
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霑實惠

乞賑糴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糴賑濟有合行五事已
具申朝廷未蒙回降開具下項

一件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
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差官雇船前去收
糴及印榜招邀客販竊慮遂州縣故行遏糴
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
勝買醋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遏糴條法劄

下兩浙轉運司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依本路已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二件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雖蒙朝廷給降錢米濟糶猶恐不能周給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到數目臣僚奏請特依淳熙元年耿延年獲降指揮減半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年災傷上戶縱有儲蓄所出之米及格者必少乞敷奏如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賑糶賑濟亦乞與依上項指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丁鹽絹綿丁錢等係隨夏料送納依準省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熹訪聞紹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催督已是違法況今旱荒人民飢餓不容官吏更有侵擾熹除已行下紹興府及屬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揮更賜劄下紹興府鈐束諸縣遵守條法不得前期追擾施行

一件熹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戶陳之奇等
出助米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已保
明具申尚書省未蒙朝廷推恩以致人戶無
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申尚書省乞速賜推
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弊奉
聖旨令熹詢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及續
準省劄紹興府山陰會稽等縣人戶余宗榮
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不實劄下檢實熹詢
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實去處但今

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為飢民採取鳧莊鋤
掘殆遍無復禾稻根查可見荒熟分數乞且
將下戶等第住催上戶寬限勸諭其新林一
帶亦許差官檢定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
第蠲閣租稅其衢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旱去
處亦乞依此委官約度分數住催官物乞敷
奏特降指揮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飢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措
置糶濟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蠲除
稅租禁止苛擾激勸上戶最為急務譬如救焚拯

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其檢計戶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闕定數別具供申聽候指揮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近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十二月四日

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漕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移到人戶遵依已降指揮多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願歸業趁時耕種即量支錢米給據津遣與免夏料催科仍仰所在州軍出榜曉諭劄付本司已即時恭稟遍行下諸縣施行今據紹興府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淳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下備降指揮住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為見

前項指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申乞行下

右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即未審今年以前是淳熙七年終唯復淳熙八年見催之數具申尚書省及戶部伏乞明降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上二歲旱傷細民闕食本州申朝廷乞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劄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戶出助并措置和糶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糶幸無流徙後爲去年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上兼以鄰郡嚴發徽饒類皆旱歉本州地居其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得米穀細民闕食雖已勸諭及申尚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仍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糶去後但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艱得

錢物深山窮谷僻遠小民委是無錢糴米乞行下
於所申取撥義倉米五萬石內支撥二萬石應副
賑濟免有流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衢州
點檢見得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損羸
困闕食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
賑給不得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
下本州於申請取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
內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石
仍舊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賜劄下衢州施行已具
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揀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奏
得蒙降出欵乞敷奏早賜施行

一為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
前麥盡之後尚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
痛減度牒米數再撥官會三十萬貫庶幾
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備又乞照應見行
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斛應副紹興
府麥前急闕

一為伏覩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

等入戶淳熙八年秋苗夏稅依徽饒州例並
與住催欲乞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
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
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
檢放旱傷乃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
七分以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
併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

九年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旱
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
郡以寬恤爲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
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
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下起發如仍
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位姓名申
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國家張官置吏本
以爲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寬恤
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
李斯慘刻無恩註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
也今來旱傷檢放倚閣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
不係放閣之數亦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催難以

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熹雖愚陋委實不敢奉行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三月二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本司所準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聞事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

五月五日

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戶并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斟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牒曉諭本司照對

紹興府去歲旱傷為甚衢婺州為次遂那撥錢發
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
置給借并鑿版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
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
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應
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
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
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
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并流移歸業
人五萬七千八百戶計錢一萬七十四貫五十四
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借官錢五百貫文及
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二
石四斗二升二合斟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七月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累有飛蝗入境即於今
月初五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今到
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
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
遇夜食稻喜即今前去看視一面監督官吏打
撲焚瘞尋別具奏聞次須至申聞者

右其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饋遠州守臣責令遵糴以備糴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鈞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所到便得揭榜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寬其流離餓殍之憂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見得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廟堂力賜土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乞許令從自陳嶽廟狀

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仕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時關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

逐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竊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云浙東
久闕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
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
出境江山之民爲飢所迫已有奪糧之意似聞
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措置竊恐小
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舉閉糴指揮申
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昨巡歷至江山

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
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
人數極多盡是公吏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
疫氣大作入者輒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
取錢等事熹以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
是庸謬別無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
約去外熹道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
無客販及上戶閉糴絕少米斛出糴數內江山
縣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
米及上戶米糶米斛按糶出糶如有貧病無錢

收糴之人即行賑濟及煮粥存養其知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五文上下其江山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糴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代覈前件臣寮所奏本縣飢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真備使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應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外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牒衢州請詳此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熹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飢民早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眷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所

給通作二百萬貫令熹及早分給諸州廣行
運糴俟見糴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
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
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揆成
二百萬貫付熹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
熹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眷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
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
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
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眷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秋
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
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住催

一奏乞特降眷旨許熹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
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
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糴給人
應募者即令繳納糴給由層就雇入役俟事
工日糴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眷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
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

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舊請仍詔有司諸被災傷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爲究心理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弊今輒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聯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雇

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者長者大保長有願兼
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
宗成法至今為不刊之典然而州縣奉行往
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
保長催稅於是承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勞催
稅者有比訊陪備之苦破家蕩產幾不聊生
朝廷蓋亦深知其弊故所以為之關防措置
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澤
熹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者
戶長雇錢以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

無錢可雇者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

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
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復可
繩以法度遂致乞覓搔擾反為民害熹竊以

為莫若將罷支者戶長雇錢一項並免起發

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者長戶長

罷支者者

總與府共管 錢數不多不足傾惜 則凡此

衆弊不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置之術皆不必

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咸得以安居樂業

為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上項復雇耆戶長最為良法若以吝惜小費
未能遠行而欲少寬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
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蓋論物力之等
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一人為大
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內物力最
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
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為保正者既皆上戶應
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輕大保長既是
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課此
訊陪備其費不貲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

內上戶是年一遇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
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銀而當此役者其間
狡猾奸巧百端避先難後會重取輕與倒錯
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為貧民之害者不可勝
况州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假
其民或以物力最高令充保正之戶通入保
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夫保長輪差催稅
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為催頭此皆足以粗救
一時一勞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法把持
論并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衝改成法大率歸

於家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若朝廷不惜
小費將罷支耆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雇人
別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數十年深錮牢結
之弊一旦豁然冰消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
太特保長於物力最高人內通差而刪去大
保長願兼戶長一條今人戶畏避催稅如畏
陷罪豈有願兼戶長之
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催稅
則只是抑勒輒差雖有徒二年斷罪之法何
用只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
充役者物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
得足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

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
併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尤高
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充
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近亦不理為保
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戶
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覩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
劄子奏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成法
也何法行既久人偽滋起於是有徒都之弊
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富者多而

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已巧生計較預圖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纔及數千之產亦使之充役逮夫著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劄本司從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申熹竊詳通鄉差募則鄉分闊處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戶無故不得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踈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狹民貧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數分附入鄰都其及

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正一人通於都內
選差則窮鄉細民亦可粗免差役煩併之苦
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
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即乞敷奏修立逐項條貫頒
降遵守施行

經界申請司狀

具位

伏覩本州準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備準
省劄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閩廣
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
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而權行住
罷夫經界雖難遽行然因其鄉俗而行之以漸
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素無畝角可計
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一斗種大率繫產
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本戶產錢均配其田
自為二簿一輸之官一為戶簿如江浙之例每
段畫圖而旁寫四至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
總計本戶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
甘没于官許人告首請佃間有郡例元產一錢

約抵它郡數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爲率而折之則山田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畫圖爲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曾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來係作如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熹竊自念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尤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爲請今觀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如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

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許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四年間備貢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爲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

只在本處但或爲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爲隣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固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爲久遠之利況自彼時至今又已三四十餘年茲者南來每見縣道官負諳曉民事者無不以此爲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著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闕

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
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
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
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爲山賊未平民散
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
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
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
使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耶
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
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
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未明風
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積
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廢
也況今吏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
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不置局不打量步
畝不攢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興年
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
猶不憚甚勞大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
後能有成也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熙寧年

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
訐之風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
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
日都不作為之為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
甚嚴人所創見莫不震悚然而姦猾之民
猶有故犯之者況於今日以此苟簡之法
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稅平豈
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伏乞
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
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少但
常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
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州
縣官吏而差委之任至其中半又差官專
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
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
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
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
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
監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

三州十有七縣其州一縣一縣兩人則亦
不過三十餘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
一員專主其事使之得三郡守汰其昏謬
疲軟力不任事如喜等者而於一路之中
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
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它
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
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由差權
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
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
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
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
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
苟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
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為
數百千保小者分為數十百保使之分頭
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
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
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
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

連南北相照以至頂峻之闊狹水土之高
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
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
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
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
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
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
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
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
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
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
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
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
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剩
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此
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
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更用心如何熹
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
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
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察佐吏

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己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章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

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并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詞以惑羣聽甚者至以盜賊爲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

不能為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
然前後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
皆非為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稅
無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
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則雖有不
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
久遠之業以為族滅無餘之計也哉其不
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微細亦須
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今朝廷之尊
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無業之民蓋已
遠矣而又有此浮偽姦險之說以蕩搖乎
其間則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
哉此熹所以雖獨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
得行為慮也伏乞台察

右謹伴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司
詳為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為先次以擇
人為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
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為懷姦挾詐
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
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義軒之餘謏叨

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申安撫轉運提刑
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到
任稍久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畝荒
蕪官司失陷王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
至巧作名色科敷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
又爲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非不深
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雖有賢者不過
包着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不推行經界決是
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通行利害之中又具
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照

再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指
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真到官之初即被上件
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供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
溪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準泉州關報
亦已條具申聞竊意畫一之病雖未易以一言
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此矣而至今累

月未有定論使司以此移文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盡下情諱之重之不爲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畫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

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著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紛不唯無益而適所以漏洩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爲厲已而敢萌叛亂之意

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至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熹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爲利害不在乎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爲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甲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爲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況本州今年早稻稍熟民力稍寬可爲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乞
台旨施行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具位

本州今月初九日准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省
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
度到漳泉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
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
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內選差有材力能幹官
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得其實毋致引

惹詞訴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
事件及打量圖本由尚書省先具知稟狀申須
至申聞者

右準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
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奏當
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
各據陳述利便紐算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
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
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算
法鑄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

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
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
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
先將本州措置施行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
思之方量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
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
十八年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
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
欲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
又因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

行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爲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爲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真所建白然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真責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旣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旣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

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它分畫都界置立土
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
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既免妨
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之數月而累
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之弊百年久遠
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豈
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台旨備奏施行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熹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酉
疾初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

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獠恬
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弃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
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鄂副都統自
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
襄陽竊詳當日初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專
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
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
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遠隸襄陽襄陽
乃為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為
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

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悞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來措置此軍一宗本末照卒非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爲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勢覺察有無關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定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將止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祧遷僖祖廟室及具劄子奏聞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合祧

高宗時未嘗祧壽皇時未嘗祧太上時亦未嘗祧
今豈可祧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久未見施
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欲望朝廷付
之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即
乞鈞旨請與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與熹
辨明如熹妻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年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

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
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亮爲監
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算壽
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
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
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
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母疑其
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
爲皇子進封建正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
日曆本末詳備熹等竊惟堯父舜子傳授之美遠

邁前世冠絕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書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

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官員錄院參照修纂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辭免

辭免召命狀

己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
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朽鈍學
術迂踈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爲親干祿得備祠官
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延多士濫
塵收召之目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
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
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顛錯自取罪戾無以上副

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廣問韓元吉例令熹
候嶽廟滿日前赴行在庶幾得遂恬養猶或可以
勉悉愚慮備使令於異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望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

云云

熹已於當

日望闕祇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內自
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瀝情控告祈
免誤恩即恐冒昧之嫌難逃物論伏望某官某官
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使熹得以少安愚分謹
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俸儀供職狀

己丑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范元之
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令熹疾速前來供職仍具
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緣熹近感濕氣且患足疾
未任趨發前去供職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謹狀

乞繳廟劄子

熹昨置漳州南嶽廟未滿進勅差充樞密院編修
官近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

近感濕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
補養久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
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獄廟差遣
一次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
對熹昨於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
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獄廟一次未蒙施行今
來又準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
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
鑄獄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一

壬辰二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
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
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
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
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終
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

愚仰戴恩遇重不減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
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爲親今則禍罰之
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增不泊之悲加
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解囊復發癰腫雖幸
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
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望
參政僕射平章相公洞鑒悃幅曲賜矜憐都俞之
間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
獲安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
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若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
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枏朱熹依已降指
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
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
陋初乏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意復念往者
爲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希榮進矧
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趨名宦情旣不忍
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血凋瘁疾病攻撓勉
強不前即已具狀懇辭乞賜敷奏寢罷去訖竊慮

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跼躄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鑒察更望參政丞相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杓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劄付熹令疾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煩趣召拜恩跋踖震懼靡遑實以祿弗逮親不忍從宦如

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內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義鄙拙不足以仰勤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據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政丞相丞相更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敷奏寢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狀乞敷奏寢罷趣召指揮劄付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伏念熹自蒙收召前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明既未

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新請偶以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須當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日別聽指揮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者伏念熹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省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不安且復疾病支離不堪

奔走已嘗節次具狀瀝懇乞賜敷奏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來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濕傷冷復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俟履而疾趨其勢亦有不可得而勉彊者竊恐久稽朝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啓處謹復具狀申尚書省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回元降

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計實爲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即乞別賜陶鑄差熹監獄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疆隄尚或可備使令之末熹不勝幸甚

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癸巳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

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旣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旣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干

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
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
陳仰干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
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愚
分實爲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官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
管合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祇受已具狀
申尚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
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
愚懇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
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
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官觀狀三

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辭
免改合入官主管合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
資別與嶽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
八日勅節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比來不合
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今吏部申嚴行下
勅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昨以憂哀廢毀

疾病侵凌不獲奉趨履召所以累具辭免乃蒙聖
慈寬赦不殊恩加褒異恩生望外事踰例表非常
之寵震動四方況熹身故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
庸廢棄忘行不脩無德可報無功可錄無以仰稱
聖主特達之知有愧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
昧復有懇辭不意思識不能感動乃蒙檢會前件
指揮施行在熹豈敢固執迷方輕冒恩網然竊詳
考元降指揮止為辭免推遷勅廢職事合行禁
約若熹所被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
事體不同敢復披誠再干洪造所冀愚罔得徹聖
聰庶幾微賤小臣幸終免於逋慢之誅而區區匹
夫之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况屏絕浮虛抑止
貧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
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為而已下情無任瞻望祈
扣之切伏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悃早賜開陳則熹
不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官觀狀四

有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據
建寧府據熹狀申乞敷奏寢罷昨來特改宣教郎
正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事并檢會乾道九年閏正

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指揮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熹聞命震驚固知所措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褻擢感戴激切不知所言徒以自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行能材術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朝褒勸之意所以屢觸科禁冒釐悃誠不謂聖慈尚闕俞音恐懼顛越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狂妄昏愚罪在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寬宥追寢誤恩或令仍守舊資別與嶽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免昧利苟得之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有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賫送到熹元寄納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令熹祇受者照對熹近準尚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上項指揮本意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爲辭免妨廢職事即與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庫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所有今來使府

送到告命文字委實難以祗受重念熹一介微賤
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叨獎拔所以每形遜避蓋
亦各有端由昨來申省狀中不敢縷細陳述是致
愚悃未能自通今敢述其一二乞賜備申庶幾微
誠或蒙矜察竊緣熹本以諸生應舉干祿於紹興
十七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末第
後來參部銓試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
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蘇屬差
遣再任未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於養
養復乞嶽廟一次又未滿間準勅差充樞密院直
學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續蒙收召又以憂制未
終不獲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催促則憂患之
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從仕矣
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安今乃誤
蒙稟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優內省庸虛
實爲非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閑
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羣逐隊應舉覓
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
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
絕俗之行豈真能騎富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

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尚有以自知不稱況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彊顏忍恥覲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祇受謹已即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爲申送使府依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爲厚幸熹不勝忻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并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令熹祇受者竊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雖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有陳述今有

狀一封申尚書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建陽主簿不肯交領前回今專遣家人賫詣使府乞依舊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官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

旨劄與臣照會者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憂患侵凌血氣凋瘵不獲輿曳殘疾顛越道塗以盡臣子之恭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誤形褒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冒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即罪恭惟褒勸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有辭遜以瀆天威祇命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地父母至隆極厚之恩舍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

而不辭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會者熹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祇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祇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徹冕旒之聽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祕書郎狀

丙申七月八日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茲遭遇恩德隆重捧戴

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况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腑蓋旣憐其愛君憂國粗有吠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竊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豈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寅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肯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祕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祕書省祕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熹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詔除自知不稱輒形控避方後謹何豈意天慈曲垂恩旨聞命震恐即合奉承敢以固辭重勤淵聽伏況邇者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雖在亡沒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更相勸勵咸願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何忍自棄明時老死巖谷湮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空踈頑鄙本非堂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貴進官頒祿已冒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徊徨瞻顧雖感恩惜日不勝眈眈之誠而仰愧俯怍卒不得不盡其詞也是敢重瀝肺腑再嬰斧鑕必冀上回冲鑿下遂夙心伏望參政特爲開陳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官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大幸其降到省劄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

戊戌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
填張杆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南康
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錄者聞命震驚若無所
措伏念熹踈繆之姿不堪從宦病卧林野日益支
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畀祠祿以遂閑逸
之願於熹愚分已爲過優今者忽有前件恩命又
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短
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
念州郡之寄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
朝廷不惟審擇以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
材蓋不惟欲使庸妄輕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爲
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
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解罷
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懣
不遑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備
職補官初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卧習成媮惰
一旦使之彊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
礙累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
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跋踖而
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爲熹之賤微屏處窮僻而

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佚固
爲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
恭之罪熹竊以爲不然蓋熹本以無能退處田里
聖朝過聽誤加獎借寵以廉退之名勵以堅高之
操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
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
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爲恭則亦非義之
所安矣又況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
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
日彊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爲有識所笑重貽
前詔之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
祇拜恩命續伸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
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即使復紊朝聽誠不若直情
控訴冀蒙矜察庶免煩瀆之罪所有遞到劄子勅
牒不敢祇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納外謹
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爲敷奏寢
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
幸甚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安

不敢祗受即已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命震懼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勅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捧戴難勝矧以孤愚父被涵育雖緣踈拙自甘退藏至於策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爲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隳加以本軍闕人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絕別致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日具狀申尚書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即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日見凋瘵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失後忘前旁人

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彊扶曳前去不
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
憲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宮廟
差遣一次使螻螻微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
路則熹不勝幸甚熹見今且在鉛山縣聽候指揮
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懼冒瀆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吏
責累具申陳乞賜陶鑄宮廟差遣然以久稽朝命
義不遑安即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聽候處
分今已旬日未奉進止而熹衰病日益侵加精神
昏耗氣力綿憊若復勉彊輿曳之官必取顛踣為
咄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或非聖朝所以
眷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復具公狀冒昧有
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焉特賜開陳從其所
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息疲瘁訪問醫藥以終
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銘鏤肺肝何有窮已敢忘
進越輒具劄子申聞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覩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制

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
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申嚴有
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餘
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等事三省同
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踈不識事體近於
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乞蠲減稅錢事曾
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之前實亦有違舊制
聞命震恐不知所爲即欲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
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
黜以爲踈遠小臣慢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畀以郡紱懇辭不獲冒昧而來到
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劄子申
乞改差官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熹誠
愚昧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恩遇顧以遠
野不開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
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
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
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騰
起雖已遣官慰喻尚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

章句腐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爲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以爲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檢核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愁怨相率逃移已於十月內具狀自劾申尚書省乞賜罷黜以爲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敷奏施行謹狀

乞宮觀劄子 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陳乞祠祿未蒙敷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月非久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氣痰飲發作無時難以勉彊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
幾不至即日顛殞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庚子三月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
允遂於去年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
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離不堪吏責中間節次
具狀陳乞宮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近於三月
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踣今
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憤委是狼狽不可支持謹具
狀申尚書省欲乞鈞慈檢會熹累乞宮觀文字呈
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目陳乞陶鑄宮觀差遣
側聽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
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
昏慢委是狼狽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
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
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近

因禱雨備災憂懼怵迫復爾發動怔忡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郡事其爲利害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令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其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數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勝幸甚

辭免直祕閣狀一

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祕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

所以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況蠲闕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糶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貺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頒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做始肯竭其困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

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旣賞於其所當雖而有司失信及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悃特爲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爲邀阻至今不爲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爲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目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

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它富民知所激勸易爲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不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貼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
稅戶劉師輿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
進士張邦獻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
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
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綰繫只此一事未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霑恩賞不曾報行即熹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罪亦乞矜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爲厚幸伏乞鈞照

辭免直祕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遞到告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祕閣熹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祇受兼在任日遵奉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補國學生黃澄四名出米賑濟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即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資今來已是半年竊慮熹既得替之後諸司未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付身今本軍日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來又準上項告命熹為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不敢祇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狀特與敷奏許熹辭免仍將張世亨劉師輿張邦獻黃澄四名早賜依格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祕閣狀三

右熹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乞
寢罷新除直祕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熹
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祇受謹已望闕
稱謝訖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有不能自
安者正為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
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獻米
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生黃澄
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興
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戶

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飢民愈見狼狽重詣聖
主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合
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熹自違陛下十有九
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日之光况今救
荒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亦有合奏
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准尚書省札子奉 聖
旨淳熙八年早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

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 謹已即時望闕
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昨五日既
聞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豈非惻怛
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
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
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
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
為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躡等疏禁則惧非所以示
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况臣昨以按劾知
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

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准省札
內却刪去此項事理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
未得仰關天聽其合推賞人依旧未得霑被聖恩
則熹於義亦難祇受又況且今諸路水旱廣闊公
家所積已經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賑恤米
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庶幾見
蒙改除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凶專以救荒
為職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
南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未必致候
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万死不足塞責欲望

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軍許
奏稅戶張世亨劉師興黃澄張邦猷各與照舊元
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
身而聖朝綜核之政修於上遠近觀听有所激勸
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札子奉聖旨改除
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重不
堪繁劇擬具情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容辭免
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艱食苦更
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摺
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囚服藉藁以俟斧誅豈宜遽
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
祇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
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
闕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
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處
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

寡合爰自早歲卽甘退藏雖蒙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玩思遺經賴天之靈偶窺管宄因竊妄意討論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勸蓋亦以是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悼而悔其初心也旣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愚遭遇如此則又愔然思竭駑頓以稱所蒙唯懼縱姦賊民弃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頰以見陛下至於觸忤權貴掇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有所不暇計也旣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護非唯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爲名而去臣竊不自知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眷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今復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喻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旣蒙恩許解職正是草野愚臣乞

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
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況
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慈特賜罷免
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內
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
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祇受
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
命被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江

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榘兩力
其在任已即時望闕謝恩茲伏念臣區區誠懇已
具前奏以蒙改命由是其私使得免於獲奪之嫌
以全素志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前所奏陳願
得家恩投置閑散以養病著書全身遠害之計
則尚有未蒙聖察者臣私計不便猶多敢昧
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前奏由賜哀憐追寤
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以遂夙心免罹非禍則於微
臣又為莫大之幸所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
祇受已送建寧府崇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

無階瞻望軒墀臣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
及此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揔到官今方月餘
一旦忽然無故改且以不惟迎新送故煩擾吏民
亦礙累降指揮有此朝廷舉措之重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一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
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
其任熹以前奏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祇受已仰具

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寢罷或
歎願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江
東提刑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
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有煩瀆曩勞天語重
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覆關遙謝訖重
蒙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淺短條奏騰踈上
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自赦是以再蒙
恩除不免瀝懇辭避凡所陳述皆出鄙誠非敢飾

辭備禮以為觀聽之美而已唯是曲折之間猶有
 不敢盡其辭者然竊惟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
 燭固不待臣之喋喋也後有以悉其危懼快迫之
 情也又況今來所除其遺仍是按察官司若復奉
 必守法則恐如前所至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
 拘私又恐下負厥心上孤陛下眷知任使之
 誠恐其谷無地自給是敢志其再三之瀆上干
 威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
 次使臣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
 餘生或者未填溝壑間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
 治化而達聰明目未忘然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
 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命
 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為今日之計則退藏之外無
 可為者伏惟陛下哀憐財幸干冒宸嚴臣無任戰
 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及
 回避祖鄉田產事奉聖旨一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
 避劄付熹者伏緣狂妄跡已已試固功不敢復當
 刺激之辭已具奏狀等因一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
 避劄付熹者伏緣狂妄跡已已試固功不敢復當
 刺激之辭已具奏狀等因一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

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第一道授臣直徽猷閣者臣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嘗具奏稱爲按劾台州唐仲友贓盜不法反被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祇受今者伏覩口降指揮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僞造官會人蔣暉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微勞遽與其它無罪之人例霑恩賞其所降到告命臣不敢祇受已送還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二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今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忘其再三旣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以俟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亦免譴訶臣聞

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訓丁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以鄙情以承眷獎即於當日遙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威命之已行亦擬即日拜受晝時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觸天威瞻顧傍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賊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於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註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速怨召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爲與其它日拘擥戚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況陛下至仁至明且旣

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
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意仰首呼天而一罄其說
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
差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
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
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
鑑亦嘗妄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
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永爲千古之恨今若少
寬原隲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
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
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死
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
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賊吏干
忤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姦猾
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自愛實爲陛下一司
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
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出師討賊而反書入

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殫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
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
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
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
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
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閑秩即當繕寫首篇草
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申省狀

右熹準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直
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
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不敢固
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
刑差遣緣熹於廊廟大臣有合回避事理已別具
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施行熹不勝幸
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謹狀

乞官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浙東聖恩俾以祠祿至今考滿
家貧累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任一
次伏候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劄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尚書省牒差充上件差遣當由使府批書勘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司人例幫勘緣熹昨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即節次具狀申使府乞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感激未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頽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為罪愈大所有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寄收外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者真聞命震驚即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以來積負憂畏精神恍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腰痛足

弱其餘病苦發歇不常蓋有言所不能盡者所以
昨來被命之初即以此誠控告未蒙俞允不敢遽
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熹竊惟念已試無堪
再蒙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隆厚而又特降眷
旨使得奏事而行以為使臣光華之寵自惟何者
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一造闕庭不惟得以少
慰八年犬馬慕戀之誠面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
而拜起應對之間亦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
虛有詞費以干留今之誅願實衰殘不堪扶曳仰
孤隆旨自棄明時主絕雲天涕下霑臆輒冒萬死
復罄愚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揮令
熹依舊奉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四月一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聖旨
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
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
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到信州深
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極
為費力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為歸計不免專具
申稟迺遞前路聽候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改差宮

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不勝
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
劄目陳乞官觀差遣續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
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
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
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月三十日到
信州深欲勉強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
拜跪殊覺艱難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為歸計已

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稟迤邐前路聽候乞
賜敷奏改差官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
狼狽道路尋即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
候今已十有餘日未見前回竊慮所差去人在
路病患致熹愚誠未撤稽違益久罪戾愈深謹復
專人別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早賜敷奏施行不
勝幸甚

乞官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既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
之威又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

緣熹舊有足疾沿路偶值陰雨感冒濕氣遂復發
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粗能扶持一登殿陛而勞
曳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以被受省劄
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給朝假將理竊
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有未安欲望特賜
敷奏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悴餘生養痾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用
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慙
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年憂患
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旣不得請即不敢
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
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四旬幸而調治稍
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進然自入國門右
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然克進望清光面陳愚悃
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
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
熹兵部郎官則痛楚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
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
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

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
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
收受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申
吟少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
凡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
有毫髮僣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
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熹聖慈曲
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磨勘
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即合太行走赴上以圖報稱而
繼聞論者謂熹姦妄過有邀求日爲亂人之首加

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
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嗚呼於紛競不敢遽然有
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部竊爾自思念爲人臣子而
有此名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
恩寬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
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
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
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
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
罪狀實如論者之言即乞熹行黜責使得杜門念

咎畢此餘生熹不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速
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利害
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州科罰
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外使但以
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至陳懇天日
在上必蒙監照欲乞併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烟冒干鈞聽言一介孤遠久荷聖知故
者由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追祥刑之寄又使
得以職事奏對面賜褒諭留寘省曹左熹何人可
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國門右足
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稍久即覺左
足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參謁即遂大痛
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攣不能履地矣以此
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假即非有它而傳聞
長貳遽有封章劾其姦妄指爲亂人之首加以事
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
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

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
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
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
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熹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
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
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尚書
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
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

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
之明洞燭幽隱凡羣下之誠僞曲直蓋無所匿其
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
詳撫喻之溫衷借之寵則又有非踈遠小臣所當
得者誠宜祇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瘴
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程前去又況林栗
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
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
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閱其貧病即乞委曲開
陳特與官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

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未明不敢祇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劄子控瀝鄙懷近者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聖明已垂深照辨理昭晰訓喻丁寧三復以還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增加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別具申省文狀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宗聽欲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之之虞獲騰香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日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勘轉朝奉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跼伏林野聖慈過聽特改京官在熹之恩已出望外後來雖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後一向奉祠即無勞効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用康軍一任及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所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負褒擢之恩今來不謂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差遣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其行致有上件口命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

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
侍郎林栗仍乞宮觀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
祇受除已送建寧府案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乞敷奏收回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祠
祿未奉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磨勘
轉官告命一道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任祠官
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授職名所
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固為矯激又況今來
方被重劾曲荷寬恩揆之師言已為幸免豈敢無
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朝責實之政除已
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前命則
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荐叨除用辟言引疾曲荷俯從省已
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謝
恩祇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獎隆深自顧么微莫
堪稱塞兼覩近制內閣清班非有勳庸不輕遷授
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交遽以至自貽詬

辱既勤聖慮復紊朝綱罪則已多功於何有覲顏
曾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令
兼且以舊官竊食相館不勝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某輒有愚懇仰塵鈞聽 竊惟者辟言引疾曲荷矜
憐已遂奉祠之請不昧 辛甚但蒙聖恩橫加職秩
俯循愚分仰稽近制比 日有所未安者謹已具狀申
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 誠懼早賜敷奏特與施行
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 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
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念熹今年六
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明始終
臨照遷官進職曲示寵光自揣妄庸莫勝負荷俯
仰跼踖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為許其閑退
故竊冒受不以為嫌不謂皇慈未忍捐棄復加收
召錕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會
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顧以方竊
難進易退之憂遽爾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
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況朝廷舉措之重

亦有不宜數為天下有識所窺者熹誠恐懼不敢
冒進乞賜敷奏收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恩
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褒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可祠祿休養衰
殘曲荷矜從大此拜命忽爾并被堂帖又蒙聖恩
收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顧以今夏已嘗進對尋
被彈劾惶懼而歸半年之間婁叨榮寵若不自揆
復此奔趨是使詔褒悉為虛語龍斷之誚熹竊懼
焉又況意廣才踈頭方命薄儻復更遭詆辱不堪
愈傷士氣亦恐重為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
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寢實為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
賜對繼叨除授寵數疊疊卒畀祠祿以遂退藏感
激方深慙懼亦劇曾未踰月又蒙收召臣以婁蒙
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罷而陛下
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趨赴行在臣聞命震恐
不知所為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
敢稍煩竊自惟念昨者身帶進於疾作口陳之說

有所未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又未
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趣召之嚴內省稽違
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
進伏望聖慈少賜觀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
與面對指陳無異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
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臣之幸也如不可
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元降
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十犯斧鉞下情無任
危懼戰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不意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今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
喜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
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矧熹至
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義未安不免
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情實乖臣子之
禮然熹之愚悃前狀敷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喋
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蒙恩賜對時以迫於
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
聞至今日又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

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通進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至久稽宸命以乖臣子之恭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陳事理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輒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輒敢具奏再申愚悃自
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踧踖以俟嚴譴今月三十
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
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
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妻叨恩獎不敢祇赴召命又
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不免籲天陳誠
冀蒙開允至於輒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
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不謂聖恩隆厚天度
并包雖闕俞音亦寬刑典其為感激已不勝言而
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竊惟此職屢得其儲備闕
聖猷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以敢
與茲選又況方祈閑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
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懇特
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獲勝
幸甚于冒宸嚴重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申尚
書省乞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差喜 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 喜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 喜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喜雖有愚誠仰干朝聽 喜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 喜率具奏 沐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願退 祇反速壞陞益深悚仄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 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喜所陳非備禮早賜將上令 喜依舊得竊外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栗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 喜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恩命 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可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 喜已即時望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唯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省慙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除別無絲髮勞効復有前件優異

之恩比之去年尤爲超濶恭惟聖主隆天厚地之
施豈一介踈遠小臣所敢辭避實以公朝爵賞之重
私心義理之安交有所妨決難冒受欲望朝廷深
賜矜察特爲敷奏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以
熹辭免內祠經幄之命俾以中祕論撰之職復歸
故官熹謹已拜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
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躡不啻分義之守有愧私
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尚書省乞
賜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尋常備禮
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
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祕
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
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
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
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近事蓋有曾任執

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巧祠得請進職一階
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況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誤
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
義昭著比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
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況熹本
以賤貧應舉干祿豈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
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
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浙救苗之役稍可勉效驅馳
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可免其後節次該遇霽
恩合得恩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
矯情飾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
可受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婁觸雷霆之威儻
未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
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眷
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戇愚
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告命不
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危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少

賜憐察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敢矯
情飾詐罔上盜名實以僥冒重疊獎拔超踰稽之
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昧日冀允
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具公狀引例陳情
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蒙聖恩俯從卑
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瀆再三俯伏俟罪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